

凉夏小城苏马荡

□ 陆令寿

苏马荡景区位于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谋道镇药材村,是湖北省级旅游度假区,也是享有盛名的避暑旅游胜地。

如果有人问苏马荡的名片是什么,我想都不用想就会告诉他:凉夏小城。

云卷云舒齐岳山

入逸清假日酒店十楼,居高临下。四面环山,楼的西南处还有一泓湖水。刚落脚,我看手机屏上显示:武汉36℃,利川26℃,手机上的指南针显示海拔1498米。如果住到十一楼,海拔将超过1500米,这样的高度较适宜人类居住。我张大嘴巴,深深吸了一口负氧离子含量极高的清新空气,顿觉心旷神怡。

凉爽的风从山坳里吹来,温润的,滑滑的。

我入住的房间坐北向南,40多平方米,呈长方形,阳台上摆着圆形茶桌,茶桌两边各放着一把藤椅。搁下行李,烧一壶酒店免费赠送的矿泉水,泡一杯家乡天目湖产的“黄金叶”,坐在藤椅上品茗赏景。

极目远眺,能看到齐岳山苍翠峻峭的身影。风在流动,云在奔跑。看着远方的景致,你自然会想到明人“云卷云舒”的那副名联,除了这四个字,再难找到更贴切的形容了。我把目光从远方慢慢收回,看周边度假小区星罗棋布,一个挨着一个,在手机地图上辨识小区的名称,有那林雅苑、云山凉都、翠湖林、林海云天、龙船溪谷、东方云顶。这些名字随便拿两对来组合,没准就是一首诗。

眼前的山并不陡峭,属于缓坡地带。聪慧的苏马荡人在缓坡上建房。对面的云山凉都,30多栋建筑依山而建,最高处比我居住的十楼稍矮些,让我的眼界非常开阔,这也助长了我对远山近岭的瞭望。不远处建筑大多是灰瓦黄墙,而山坡下围湖而建的新居却是红瓦白墙,山上山下反差明显,山上苍古暗旧,山下明艳灿亮。那湖并不大,呈条状,弯弯曲曲,如同飘带。湖水青如黛,碧似墨,当地人送给它一个雅名叫翠湖。这湖其实是个小水库,苏马荡大道左侧峡谷间筑有大坝,在两座山之间形成了一个湖泊。沿湖有亲水廊道,道两侧有汉白玉栏杆。廊道中间建有亭



苏马荡云海 图虫创意 供图

子。每到傍晚,我沿着廊道散步,遇见前来避暑的人三三两两,在亭中石凳上落座,闲谈聊天。那些爱室外游泳的人,穿着五颜六色的泳衣潜入湖中,或仰泳或蛙泳,给翠湖增添了无限生机。

他乡遇故知

外出旅行,我不喜欢扎堆,不喜欢摩肩接踵人挤人。人少有人少的好处。从人口密度来讲,苏马荡往年“人满为患”,而今年恰到好处。细看行走在苏马荡大道边的人,大多是中老年,他们个个戴着口罩,不紧不慢,优哉游哉,消磨着上苍施与的充裕时光,享受着慢游的惬意。

世界上的事有时候很奇巧,我没想到在苏马荡这样一个巴掌大的地方,竟会遇见两位故友。那日早餐后,我接到老领导尤根发的电话,告知我也在苏马荡。我们两人和两家都称得上至交。退休后他常住南京,我曾经多次邀请他来武汉,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行,只是逢年过节在微信里打个招呼。

擘!这世上有这么巧的事吗?该不是在开我的玩笑吧,听他语气又不像。“我看你今天早上发的朋友圈,知道你也在苏马荡,才给你打电话。”他告诉我,一个月之前,他与深圳的吴再连相约,两人一起到苏马荡度假。可见苏马荡虽小,名声却在外。一提到吴再连,我脑海里马上叠映出

他龙飞凤舞的书法。掐指算来,分别已有三十余年。

他乡遇故知,自古人生四大幸事之一。我连忙到酒店楼下的“花胶鸡”安排饭局,拿出随身带的家乡洋河“梦六”酒招待两位老领导。“花胶鸡”属于火锅类,用当地百姓饲养的松林鸡作锅底,加上高原牛羊肉、菌菇、时鲜菜蔬等,香气四溢,不腻不膻,味道鲜美,一如古诗赞曰:“良久有回味,始觉甘如怡。”几十年风风雨雨,往事如烟,说不完的话,喝不完的酒,抒不完的情。酒酣微醺,方随两位“老顽童”歪歪扭扭地走出了馆子。

清淡幽入诗境

我喜欢苏马荡夏日多变的天气。在多云多雨的季节,苏马荡难见到晨之日、暮之月、夜之星。早晨还云雾弥漫,上午风轻云淡,中午时分乌云密布,山雨欲来风满楼。俄顷,狂风大作,电闪雷鸣。雨点很大,砸在窗子上啪啪作响。我们老家叫“舵子雨”。这样的雨不能下得太久,太久就会成灾,引发山洪、泥石流等自然灾害。好在这样的雨每次都下得匆匆,就像个急性子赶路的莽汉,走过路过绝不停留。

不一会,雨过天晴,远山晏清,湖光清丽,天空一片湛蓝,诗境般清淡幽远,大朵大朵雪白的云似长了长长的脚,借着风力疾速奔跑。风也像骤

雨,刮一会就停了。风停了,雾就开始刷存在感。那雾慢慢升腾,正好平到了我的阳台,不一会又悄然退去,似乎在跟阳光争着自己的地盘。阳光一来,雾就没了踪影。那一抹暖红,涂在了远峰近岭上。

“快看,彩虹!”我顺着一位游客手指的方向望去,只见云山凉都小区上空有一道彩虹,可惜彩虹不长,目测只有几丈,一头被云遮着,一头隐没在晴空中。我连忙开启手机照相功能,对着稍纵即逝的彩虹咔嚓地照了几张,那彩虹便无影无踪。

苏马荡人真是好福气。这老天就像洒水机一样,一会儿洒一次水。充沛的雨水滋润万物,清洁空气,使当地森林覆盖率达70%以上,全年优质天气300多天。这里与燥热难耐的武汉、重庆,真有天壤之别。前来避暑的人贪享着无边清凉,早上着长袖,晚上盖被子,中午不用吹空调和电扇。

苏马荡人的胸襟是开阔的、丰盈的。他们似乎不愿独享这份清凉,所以经过超凡的努力,把这里打造成了人见人爱的清凉世界。从规模上看,这已经不是一个小镇,而是一座经典的旅游小城,处处都有静逸的角落,不仅上楼可观风景,下楼能吃美食,还是一个涵养文心的好去处。趁疗养的当口,我正好把即将出版的游记《陆游天下》从头到尾读了一遍。

处暑云水

□ 鲍安顺

俗语云:“处暑十八盆,白露勿露身。”是说处暑后,天气还会热,每天需要一盆水洗澡,过十八天,到白露节气,就不能赤膊露体,那会受寒生病的。我想,那十八盆洗澡水,洗的是热汗污渍,也是季候的浮躁、时光的喧嚣,是让热浪终止,秋凉渐至。所谓处暑,意为“出暑”,那“处字”,有“终止”之意,是说炎热将过,暑气即将结束。

此时,在我国南方,或有“秋老虎”天气,余威肆虐。可是在北方,早已浓云变淡,秋高气爽。我想,处暑后,酷暑渐渐落幕,冷静的秋就要开始,那农耕的人们,也该停下忙碌的脚步,去看山看水看云彩。我听说,人生佳境,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,说的正是处暑时,季候变凉变温,人也变得闲适安详,有了佳意净心,开始享受生活,通达人情风雨。有人说,处暑至,暑气止,它就像一双手,扼住了暑气的喉咙,让它落荒而逃,遁入草木山林,消失于水云之间。处暑,如一个休止符,让暑热季候告一段落,进入秋风飒爽的天地。这个时候,站在夕阳黄昏,看落霞孤鹜、秋水长天,晚风徐来,美妙至极。

处暑云水,是风景,在夏与秋的转变处,微笑着。云水苍茫,变化无穷,迎接层林尽染,万山红遍。古人云:“送秋云万里,算舒卷、总何心。”那天高云淡,是秋天主题,为一年最好时光,正如陆游《闲适》诗所云:“四时俱可喜,最好新秋时。柴门傍野水,邻叟闲相期。”看云卷云舒,是闲适之情,成处暑的佳意净心。有道是:“天地有大美,唯于处暑日。生命有大美,恰在停留间。”我想那让人停留的,是拐弯处的风景。

白居易在《早秋曲江感怀》中写道:“离离暑气散,袅袅凉风起。”处暑

后,冷空气南下增多,气温逐渐下降,诗人顿悟的暑散之美,是秋色万象,云影疏散,野地风光无限,让我想起“牛吃河边草,我观天上云”的闲适美景。处暑,暑尽寒来,也是苦尽甘来,万物不再炽热,终归清凉,人心也不再浮躁。过了处暑,秋风飒爽,早晚出门,会被吹出鸡皮疙瘩。天远了,云远了,水清凉了,高高杨树,被秋风吹得瑟瑟发声。秋阳闪光,也是冷色调的。此时,人在葡萄架下,感受夜凉露重,那金风玉露、凉夜秋草,还有窗前月华、寒菊残荷,一切都是无情的。

早年听父亲说:“处暑下雨万人愁。”处暑怕下雨,因为气温下降有碍农作物的最后成熟,影响收成。处暑时节,有开渔习俗,也与水有关。沿海渔民在休渔结束的那一天,举行盛大开渔仪式,庆祝开船出海捕鱼。在我的故乡,开渔节则是抽干鱼塘水,抓鱼逮鱼捞鱼,热闹非凡。在江南,早年有放河灯习俗,可以追溯到渔猎时代。人们用木板钉竹做成小船,放入祭品,还有荷花荷叶,点上蜡烛,彩纸作帆,放于水中,任其漂流,向神祈保安。

处暑,一半是海水,一半是火焰。仰望苍穹,观云观星,那是“暑去天渐凉,风动云飞扬”的气象。那寒暑交替,也是水火更迭。杜甫说“秋水为神玉为骨”,白居易说“秋水渐红粒,朝烟烹白鳞”,皆有深意,让人情动于云水中。我听秋雨,感觉最美的是“空山新雨后,天气晚来秋”,正如余光中所说,“雨是最原始的敲打乐”,一场秋雨,如一首秋之进行曲,疏雨梧桐,骤雨击打荷叶,听觉上的美,呈现出李商隐的“留得残荷听雨声”。谚语说:“一场秋雨一场凉。”处暑的雨,一半是雨水清凉,另一半是火焰渐消的舒畅,人在天地,心在草木间,秋雨点燃枫林沉醉,热冷过渡,让我们看山看水,云淡风轻。

石湖棹歌

□ 叶梓

歌声,是人类的另一种表达。

有人的地方,就有歌声。黄土高原上引吭高歌的是信天游,茫茫大草原原唱的是忧伤长调,江南水乡自古就有与小桥流水相契合的棹歌。棹者,船之桨也。顾名思义,棹歌就是渔民之歌,是他们撑船、行船时所唱之歌,“多言舟楫之事”。后来,经过文人的不断创作,棹歌从民间歌谣演变成文人诗歌创作的一种手法,借其身骨而言乡土之义。

我读过的第一首棹歌,是唐代诗人戴叔伦的《兰溪棹歌》:“凉月如眉挂柳湾,越中山色镜中看。兰溪三日桃花雨,半夜鲤鱼来上滩。”

这种从民间棹歌演化而来的诗词,秉承《诗经》和汉乐府的诗歌传统,广泛使用比兴、双关、谐音等手法,题材则以生产劳动、民间风俗、男女之情为主。刘铁冷在《作诗百法》里称其为“作棹歌法”,流行于浙北、苏南一带,是旧时江南诗人经常使用的创作手法,以棹歌之名写尽江南风情,终成一部有韵味的地方志书。中年客居北京的嘉兴人朱彝尊所作《鸳鸯湖棹歌》,可谓古代棹歌的集大成者。苏州石湖亦有棹歌,许锜成书于清咸丰八年(1858年)的《石湖棹歌百首》是继《鸳鸯湖棹歌》之后,在江南比较有影响的一部棹歌集。

这样的书生生活,真是美好。余生已晚,空余一个美好的愿望:有朝一日得闲,给许锜的这册竖排繁体版的《石湖棹歌》一一作注,然后印成小册子,免费分发给石湖一带的居民。

本版插画 王超



亭亭如盖北京槐

□ 张金刚

一直对北京充满神往,可心向往之,却身不能至,有时竟羡慕起扎根于京、生长于京的那些树木来。有幸曾在北京工作一段时日,从而有缘深度融合入,亲身感受她的气息与温度,触摸她的厚重与脉动。

纵横密织的街路、巷道、胡同,承载着匆匆色匆匆、或情态悠然的人流、车流,晨昏不息地忙碌着,不曾一刻肃寂。北京,这座古老多元的繁华都市,就这样在时光的河流里沉淀、厚积,从一个沧桑600年迈向下一个未来600年。

北京的槐树与北方其他地域的槐树并无二致,可不管古木还是新枝,皆因生在首都,长于街巷,既浸润尊贵之气,又沾染烟火之气;既历经悠悠过往,更亲历火热时代,从而修为了独特的气质,而不同于它处。故而,我愿亲切地称之为“北京槐”。

北京槐,才是地道的“北京人儿”。虽然不声不响,不言不语,却沉稳睿智,洞悉世事,淡然度过每天十二时辰。它们如若开口讲话,必定也是一副尊者模样,操一口从历史走来的地道“北京腔儿”,讲出太多坊间巷里的传奇故事、时代沿革、哲理感悟、风土人情。

槐树之于北京,就如胡杨之于大漠,提起来便有种难以言表的情结。这情结,既来自槐树的古老、绵延、广布、寻常,更来自槐树的质朴、坚韧、荫郁、蓬勃,或已成为不入户口的“北京市民”,生活、成长在这大都市井之中。

张恨水在《五月的北平》中记述:“槐树,不分大街小巷,不分何人人家,到处都栽着。在五月里,你如登景山之颠,对北平城做个鸟瞰,你就看到北平市房舍全参差在绿海里。这绿海就大部分是槐树造成的。”北

平这个地方,实在适宜于绿树的点缀,而绿树能亭亭如盖的,又莫过于槐树。”可见,槐树在北京由来已久,且一直都在。

我曾数次登临景山“紫禁之巅”。眼前的北京城虽高楼林立,一派繁华,可目之所及的绝大部分绿色,大抵来自广植的槐树。景山有,故宫有,北海有,北池子大街有,金融街有,什刹海两岸有,道道胡同有,条条街路有……既是绿化树,行道树,又是景观树、庭院树,无所不在,随处可见,如一朵朵怒放的“绿花”,盛开在高楼街巷周围,大美怡人。

我暂居的群力胡同,及旁边的护国寺胡同,护国寺街,虽是北京多如牛毛的胡同中最普通不过的几条,可“四合院、古槐、原住民”的独特风貌,足以让我迷醉。无数次流连其间,宛如成了北京人,恰似这胡同里的一棵槐。

初到北京时,正值槐树萌芽,既有洋槐,又有国槐,与太行深山村小城的槐树一模一样,高高的干、黑黑的枝、嫩嫩的芽,我一眼便可识得。如今,离家在外,望见这熟稔的槐树,便如遇到老乡一般,急忙上前,仰起头,张开双臂,打个招呼,瞬时有种莫名的安全感,与北京槐成了朋友。

既成朋友,便时常拜访,一年有期。

洋槐开花的时节,我们在一起。蓝天、绿叶、黑枝、粉白的槐花,色彩明快,相映成趣,构成北京五月标志性的绝美画面,令心一片静净。更可人的,是那满胡同弥散的花香,甜甜蜜蜜,偶尔佐进些沿街门店的卤煮、烤鸭、烧烤、糕点香味,将工作的疲累与离乡的寂寞驱散干净,周身舒爽地轻快漫步。

槐树葱郁的时节,我们在一起。

槐树高大,枝叶繁茂,自然长成参天模样,洒下一片阴凉,令我这等单车族、步行族深得槐荫庇护,心存感恩。如遇雨天,到槐树下避个雨,也是惬意得很。闲来无事的人们,常在宽阔的槐树下或支起棋盘下棋,或撑开躺椅闭目听评书,或三五成群地摇着蒲扇扯着闲篇,有的干脆把饭桌支在树下,凉凉快快地度过炎夏,俨然一幅老北京的生活画面,很是亲切。

国槐开花的时节,我们在一起。淡绿的槐花隐在墨绿的槐叶之间,花开花落,洒落一地。起初,心中满是生命绽放的馥郁之感;可慢慢地,繁花凋零的伤怀油然而起。一日路过胡同,看到四合院前的槐下停放着一辆自行车,安放着一把旧椅,椅上落花朵朵。手机拍了发在朋友圈,有文友题诗“落花不语空辞树,旧椅有情待人归”,恰似这般意境。

槐树叶落的时节,我们在一起。踩着枯黄的落叶,仰面看一场叶落,抬手接几片落叶。在曲曲折折的叶脉间,感受生命轮回的律动。

槐树覆雪的时节,我们在一起。看着那风骨外露的槐树,在寒冷的西北风中摇落一身枯叶干枝,傲然迎接瑞雪的降临,让黑枝与白雪定格成美艳的瞬间,入照片,入画作,入文人诗,成为永恒。

槐树萌芽的时节,我们在一起,共叙一年友情,然后,告别,期待有缘再会。还好,我会在家乡的槐树下,想起北京槐,就像在北京想起家乡槐一样。

槐与“怀”同音,故而,我便爱借槐树怀古、怀乡。

北京有多少古槐,我不是古树研究者,亦不是北京人,自不得而知,但我打算探访几株。景山的“歪脖子”,因与崇祯皇帝关联,与明朝灭亡关联,被赋予了太多故事与解读。如今